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第二十二条军规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原著 约瑟夫·赫勒 [美]

译编 薛暮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尤索林本以为可以留在医院幸福地回避战争，可那个得克萨斯人却偏偏不让他得到幸福，这家伙病得比尤索林还厉害，在不到 10 天的功夫，便让病房里的人全走空了。

尤索林别无选择，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也走了，把偌大的病房留给了这家伙一个人。

在医院外面，仍旧一点儿有趣的事情也没有，唯一的事情就是战争，每当尤索林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的时候，人们都争先恐后跑得远远的，认为他是疯子。

甚至连比较了解他的克莱文杰也在内。

“人们都想杀死我。”尤索林心平气和地对克莱文杰说。

“你疯了！”克莱文杰坚持说。

“他们每个人都想杀害我！”尤索林仍一如既往地写着。

“你不知道应该恨谁。”克莱文杰对尤索林说。

“谁想要毒死我，我就恨谁。”尤索林回答。

“谁也没有想要毒死你。”

“他们两次在我吃的东西里放毒。”

“他们在每个人吃的东西里都放过毒。”

“那不是一样吗？还不是想毒死我吗？”

“你发疯啦！”克莱文杰喊道，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你怀有耶和华的优越感。”

克莱文杰上气不接下气地列举了尤索林的许多不治之症：毫无道理地把周围的人都当成疯子；见到陌生人就起

杀心；毫无根据地怀疑人们恨他，不断地密谋想要杀害他。

尤索林从医院回到中队后，不管见到谁都要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端详一番。

在沿着医院和中队之间那条像断掉的吊袜带一样弯弯曲曲的公路上颠簸的时候，他就带着一种狼吞虎咽的心情闻到了那香喷喷的羔羊肉的气味。

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入食堂里，抓起泡在味汁里的肉片就吃，把肚子塞得几乎要爆开来，便歪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昏昏睡去。

就在这时，他突然又想起他们还想设法害死他，便发疯似的奔出食堂，跑到丹尼卡医生那里，要求解除他的战斗任务，遣送回家。

他发现丹尼卡医生正怡然自得地坐在那里晒太阳。

“飞满 50 次，”丹尼卡医生摇摇头告诉他，“上校要求 50 次。”

“可我已飞了 44 次。”

丹尼卡医生根本不为所动，他长得看上去像一只保养得非常好的老鼠。

“50 次，”他摇摇头，又说了一遍，“卡思卡特上校要求 50 次。”

亨格利·乔疯了。尤索林想帮助他，可他就是不听尤索林的话，因为他认为尤索林已经疯了。

“他为什么该听你的呢？”丹尼卡医生颇为不屑地问尤索林。

“因为他有病嘛。”

“他认为自己有病吗？那么我怎么样呢？”丹尼卡医生忧伤地冷冷一笑，慢吞吞地继续说下去。

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总是为是否会被调往太平洋战区工作等问题感到烦恼。

如果他允许尤索林停止飞行，得罪了卡思卡特上校，那么他也许会突然被调往太平洋战区，他认为那里疾病成灾。

丹尼卡医生和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住在一个满是污迹的灰帐篷里。

“我完全想象得出，这家伙的肝脏是什么样子。”丹尼卡医生嘟哝着。

“请你想象一下我的肝脏是什么样子吧。”尤索林恳求道。

而丹尼卡医生对他的话一点兴趣也没有。“你以为自己有病吗？那么，你看看我，是不是也有病？”他头也不抬地问道。

这时，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抱着一瓶威士忌，摆开吵架的架势走进来，在他们俩中间坐下。

丹尼卡医生立即一句话也没说便站起身来，把椅子搬到帐篷外面，他几乎无法同这位同帐篷的人呆在一起。

一级准尉怀特认为丹尼卡医生疯了，“他妈的，我真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回事。”

尤索林说：“难道你不知道，丹尼卡医生很怕你吗？”

“他怕我什么呢？”

“他怕你会得肺炎死去。”

“他害怕？那倒好。”怀特一边这样说着，一边从厚实的胸腔里发出一阵非常低沉的笑声，“我也高兴得肺炎死去，一有机会我就这样死，你等着瞧吧。”

这个纯种印第安人对白人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一心只想复仇，他痛恨所有的白人，希望他们统统滚回到他们不要脸的祖先原来居住的地方。

后来，尤索林又完成了一次飞行任务，不抱多大希望地跑来请求丹尼卡医生让他停止飞行。

“你这是白费时间！”他冲尤索林吼道。

“你难道不能让一个疯子停止执行任务吗？”

“当然能，有军规规定我必须让任何一个疯子停止飞行。”

“我是疯了。你可以去问克莱文杰。”

然而医生将尤索林例举出的所有证人都说成了疯子。疯子怎么能证明疯子呢？

“你的意思是说这里面有个圈套吗？”

“当然有圈套。”丹尼卡医生回答，“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条军规规定，凡是想逃避战务的人，不会真是疯子。”

这里面只有一个圈套，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这条军规规定：面临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

奥尔疯了，可以允许他停止飞行，只要他提出请求就行。

倘若他再去执行飞行任务，他准是疯了，不必再去飞行。

可是如果他不再想去，那么他就不疯，他就非去不可。

尤索林觉得第二十二条军规简单明了已极，所以深受感动，肃然起敬地吹了一声口哨。

梅杰少校一出娘胎就不顺利。

他对长辈们彬彬有礼，可是长辈们都不喜欢他。长辈们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们告诉他说，不可以杀人，他在入伍之前确实没有杀过人。

入伍之后，他们就叫他杀人了，他于是就杀起人来。在各种场合，他都逆来顺受，一贯如此。

梅杰少校有生以来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人家把他当做自己人。他刚到皮阿诺沙岛的那段时间里，终于如愿以偿了。

“你现在是新任的中队长了，”卡思卡特上校隔着那条铁路堑沟朝他大声吆喝，“可是别以为这有什么了不得，无非是你现在是新任的中队长啦。”

卡思卡特上校对梅杰少校早就怀着极大的怨恨，他对手下多一名少校一直感到烦心，这下子他可有了一个少校的空缺了，他指派梅杰少校当中队长，然后开着吉普车像来的时候一样突然轰隆隆地驶走了。

几乎像是得了什么暗示，中队里谁也不再停下步来同他谈话了，大家只用眼睛盯视着他，背地里悄悄议论着有关他被提升的种种猜测。

就连吃饭，他也不能像初来时那样和其他人一起坐在普通餐桌旁就餐了。

大家的脸上全充满了敌意，好像筑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似的。

梅杰少校对自己的新职位感到厌烦，很不满意。他奉命当了中队长，可是一点也不知道作为中队长自己应该干些什么。

有时候他带着一肚子苦衷去找随军牧师，可是随军牧师自己似乎也是苦难重重，因此，梅杰少校又不愿去给他增添麻烦。

再说，随军牧师们是否也为中队长服务，这一点他可拿不准。

梅杰少校签署的公文，多则10天少则2天，必然又回到了他的手里，递回来的公文总多了一页白纸，要他在上面再签一个字。

这些公文总比原来要厚得多，因为又增添了上面有许多军官签名的页数。

梅杰少校看着公文越积越厚，心里感到十分沮丧，不管他在一份公文上签多少回字，那份公文总又回到他办公桌上来要他再签上一回。

他知道，想摆脱任何一份公文都是万万办不到的。

罪犯调查局的那个人初次找他后的第二天，梅杰少校在一份公文上没有签自己的名字，而是签上了“华盛顿·欧文”的姓名。

第二天早晨，他提心吊胆地走进办公室，不知道会有什么大祸临头，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只是以后凡是签上了华盛顿·欧文姓名的文件再也没有回到中队里。

在梅杰少校看来，这倒不失为一件好事。

最后，回到中队里来的是另一个罪犯调查部人员，这个人装扮成一名飞行员，但是他分别向中队的每个人都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要求每个人都不要向其他人说。

“中队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是罪犯调查部人员，”他对梅杰少校吐露说，“这个秘密绝对不能泄漏出去，这样我的工作不至于受到损害，你明白吗？”

“陶塞军士可是知道的。”

“是的，这我知道，为了进来见你，我只好对他说了。不过我相信他是无论如何不会讲给人家听的。”

“他讲给我听了，”梅杰少校说，“他对我说，外面有一个罪犯调查部的人要见我。”

“这个狗杂种，我要对他进行详细调查。我要是你，绝不会把任何绝密文件丢在外面。至少我在写报告之前，决不这样。”

这家伙拿出那些出自梅杰少校之手的签有“华盛顿·欧文”字样的文件影印件。

“见过这些吗？”

“没有。姓这两个姓的人在我们中队里可没有。”

“我估计这是一个人干的，这个杂种所以用两个姓名，无非是想把我们弄迷惑。你知道这种手法是常用的。”

显而易见，为了这事，罪犯调查部的人颇动了一番脑筋，他们把梅杰手下的人都怀疑遍了，而梅杰少校本人一直被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

由于罪犯调查部的来访，梅杰少校在工作中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了。

他现在一概用左手签名，而且总要戴上黑眼镜，粘着假口髭，并将华盛顿·欧文换成了约翰·弥尔敦。

这就又增添了一个预防措施。

结果，公文上出现了一些典型批示：“约翰·弥尔敦是个性虐待狂”或“你看到弥尔敦了吗，约翰。”

他最感到得意的一条批示是这样写的：“约翰里有人吗，弥尔敦？”

约翰·弥尔敦给他开辟了全新的天地。

梅杰少校回顾自己的成就时，心里很感高兴，凭着一独创性和想象力，他使得中队没有一个人同他讲话了。

后来证明，除了尤索林这个疯子，的确没有哪个人想同他讲话。

有一天，尤索林在梅杰少校顺着沟底飞奔回活动屋子去吃中饭时，用飞行滑车把他绊倒在地。

“尤索林上尉有一件生命攸关的大事，”尤索林说，“请求立刻和少校当面谈谈。”

他们从窗外跳进梅杰少校的办公室。梅杰坐了下来，尤索林在少校桌子前踱来踱去，一边告诉少校他不想再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为什么？”

“我害怕。我执行飞行任务次数已经够了，可以回国了。”

“你飞多少次啦？”

“51次了。”

“那你只要再飞4次就成啦。”

“他会增加飞行次数的。每回我快飞满规定次数时，他又会增加了。”

“很抱歉，”梅杰少校说，“可我什么办法也没有。”

尤索林连到波洛尼亚上空去执行飞行任务，甚至到目标上空去盘旋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了。

到空中后，他下意识揪了一下嘴边的对讲机按钮，问道：“喂，飞机出了什么毛病？”

基德·萨普森尖叫了一声：“飞机出什么毛病了吗？是怎么回事？”他这么一喊反而又将尤索林吓得手脚都冰凉了。

“是你说的吗，什么地方出毛病了？”

“我印象中这话是你说的。”

“现在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情况良好。”

尤索林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如果情况良好，他们就没有什么借口好掉头往回飞啦，他心情沉重地犹豫起来。

他一再大声问着基德·萨普森到底说了些什么，想从他的话中找出点机械上的毛病。

尤索林终于怒吼起来：“我的对讲机失灵了，我应该返

航。”

“就因为对讲机坏了吗？”基德·萨普森难以置信地问。

“返航，”尤索林说，“不要等我来砸破你的脑袋。”

尤索林军衔比他高，基德·萨普森迟疑地抵制了一会，便洋洋自得地吹了声口哨，热心地屈服了。

一回到机场，这伙人一下子又泄气了，一阵令人不安的寂静代替了喜悦的心情。

尤索林坐进吉普车开始不安起来，一路上谁都没有讲话。

中队营地毫无生气，除了丹尼卡医生外没有一个人影，他像一只抖抖索索的兀鹰似的忧伤地坐在关着的医务室帐篷门边打盹。

通过手术室门外那片黯淡的浅紫色光线，尤索林看见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正全神贯注地盗窃配给的威士忌，他把那些从不喝酒的人的名字也签上去，冒领酒喝。

尤索林来到情报室向布莱克上尉交还图囊，他相当冷淡而又有点好奇地询问尤索林为何返航。

尤索林并没有理睬，把图囊扔在桌上就走出去了。

尤索林回到帐篷脱下降落伞和航空衣，想了一会去罗马度假的事和那个始终没能得手的罗马妓女，便脱了衣服换上短裤，肩披一条浴巾往海滩走去。

海滩上一片荒凉，唯一入耳的是涨了水的溪流的淙淙声。

他趟着仅及膝盖的海水朝前走去，直到全身都浸到水

中，他有气无力地游过浮台，然后又游回能站起身子的地方。

几潜几浮，终于感到浑身干净，人也清醒了。于是他直挺挺地趴在沙滩上沉沉睡去，直到返航机群的轰鸣声闯进他的睡梦。

他醒过来后，看看机群，除了自己的一架外，一架都不缺。

一刹那间，他像发疯似的浑身瘫软下来，轰炸波洛尼亚的任务还得重干一次。

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是中队里不讨人嫌的联合作战参谋，他们很喜欢战斗飞行，除了希望继续得到执行战斗飞行任务的机会外，对生活和卡思卡特上校一无所求。

他们已经飞过几百次战斗任务了，还想再飞上几百次，以前他们从未经历过像战争这样奇妙的事情，所以生怕再也碰不上了。

他们逢人便笑，尽全力避免得罪任何人。

在公开谴责尤索林唆使基德·萨普森拒不执行轰炸波洛尼亚的露天大会上，他俩虽是召集人，可自己却不同尤索林的目光相遇。

“兄弟们，”皮尔查德上尉说，“你们在执行任务途中想返航一定要有重大理由才行，不要一出现某些无关紧要的情况就立即返航，比方说，对讲机出了毛病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等，你们说对吗？”

“兄弟们，皮尔查德上尉说得对，”雷恩上尉说，“这次轰炸波洛尼亚没有取得重大破坏效果。卡思卡特上校已经

得到上级批准，让我们重新干上一次。”

为了向尤索林表示对他并没有敌意，第二天再去波洛尼亚时，甚至派他和麦克沃特共同驾驶第一小队的领队轰炸机。

麦克沃特飞到目标上空甚至连躲避动作也不做，忽然间炮火向他射来，吓得他屁滚尿流。

到处都是密集的炮火，甚至一颗炮弹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炸开，可怕的团团黑烟直往上喷。

他坚持着将8颗五百磅的炸弹向目标倾泻下去，然后急忙关上弹舱门，尖声叫道：“向右急转弯。”

就在尤索林他们发现弹药库目标的一刹那，飞机猛的一抖，他们被击中了。

“快爬升呀，”他见麦克沃特还活着，就通过对讲机向他喊着，“快爬升呀，你这个杂种。”

飞机吼叫着吃力地陡直上升，后来尤索林又向麦克沃特大叫一声，吩咐他把飞机拉平。飞机在无数高射炮火里忽上忽下地急飞。

猛然间，砰的一声巨响，飞机剧烈地震动了一下，几乎翻了个身，机头立刻充满了浓密的蓝烟，是某个部分起火了！

尤索林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睁大眼睛望着笑嘻嘻的、长着圆面孔的领航员阿费。他心想，他们两个当中准有一个疯了。

“我的天！”他惊慌万状地冲着阿费喊叫，“你给我滚出